

现代汉语不虞现象之语音因素探析

程东真, 王玲娟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 重庆 401331)

【摘要】在书面语用和口语交际中,经常会出现一些意料之外的语言结果,即产生不虞现象。语言表达中,轻声、重音、停顿、声调、谐音等语音因素,都可能是不虞现象之成因。

【关键词】现代汉语;不虞现象;语音因素

【中图分类号】H1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4)03-0012-05

所谓“不虞现象”,就是始料未及的现象。“语言使用中的不虞现象,就是在运用语言时发生了原来没有预料到的情况,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1]p198}诚然,有些效果是积极的,有些却是消极的。尤其注意,那些对语言沟通产生障碍、对人际交流造成不良影响的不虞现象。

语音是人类说话的声音,是有意义内容的语言成分的外部形式。现代汉语中,它自成系统,即语音系统。这一系统与词汇系统、语法系统密切联系,“既存在于词汇,也存在于语法。”^{[2]p3}因此,语音对语言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影响词性、理性义、色彩义,又影响句法、语义、语用、修辞和表达等。在语言生活中,若不注重考虑语音因素对交际的重要影响,很可能造成用语失误、理解障碍,从而导致不虞现象的发生。鉴于此,笔者将结合具体语言事实,着力论证由轻声、重音、停顿、声调、谐音等语音因素引发的不虞现象。

一、轻声不定以致不虞

轻声,是指四声在一定条件下变成比原调又轻又短的声调变体。现代汉语中,有些轻声具有区别词义和区分词性的作用。假若某一结构中的句法成分在所处的语篇中,允许有轻声和非轻声两种读法,而且这两种读法的意义又分别能够讲得通,那么,这个结构就是多义结构。从而,在言语交际中可能会导致不虞现象的发生。例如:

① 孙子是个军事理论家。(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

例句中的“孙子”是个名词,作主语。若把“子”字读成轻声音节,那么,“孙子”就是指“儿子的儿子”,“子”是虚语素;若把“子”字读成原调,那么,“孙子”就是指“孙武”(人名),“子”字表示对他的尊称,是个实语素。

如图所示:

序号	读法	意义
1	sūn zǐ shì gè jūn shì lǐ lùn jiā	(某人的)孙子是位军事理论家
2	sūn zǐ shì gè jūn shì lǐ lùn jiā	孙武是位军事理论家

② 我想学本事。(宋臻《我想学本事》)

例句中的“本事”是名词或是短语,作宾语。若把“事”字读为轻声,那么,“本事”就是名词,指“本领、技能”。若把“事”字读为原调,那么,“本事”既可作名词,指“文学作品主题所根据的故事情节”;也可作短语,指“这件事情或这个事物”。

如图所示:

序号	读法	意义
1	wǒ xiǎng xué běn shì	我想学本领、技能
2	wǒ xiǎng xué běn shì	a.我想学习(文学作品主题所根据的)故事情节 b.我想学习学习这件事情

③ 我想起来了。(范晓《论语言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制约关系》)

例句中的“起来”一词,两个音节若都读成轻声,那么“起来”就是个动态助词,作“想”的补语,意思是“想起什么来了、回忆起什么来了”,结构是“动词+开始体”;两个音节若读为原调,那么“起来”则是个谓语动词,表示动作的趋向,意思是“想起床了”,结构是“动词+宾语”。

如图所示:

序号	读法	意义
1	wǒ xiǎng qǐ lái le	我回忆起什么来了
2	wǒ xiǎng qǐ lái le	我想起床了

④ 走过来了。(《河南日报》2008-3-19)

例句中的“过来”一词,若读成轻声音节,“过来”就是动态助词,作“走”的补语,意思是“挺过来了,艰难地经历过来了”,其结构是“动词+完成体”;若读成原调,“过来”则是“走”的宾语,表示动作的趋向,意思是“走到(我们)这边来了”,其结构是“动

收稿日期:2014-06-21

作者简介:程东真(1992-),男,河南商城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古代汉语。

词+宾语”。

如图所示:

序号	读法	意义
1	zǒu guo lai le	挺过来了、艰难地经历过来了
2	zǒu guò lái le	走到(我们)这边来了

因此,在言语交际中,尤其是在书面语用中,要谨慎轻声的运用,特别关注有些轻声能够区别词义、区分词性的作用。否则,将可能会导致语义不清、分歧误解,从而造成始料不及的不良后果。

二、重音移动以致不虞

重音,是指“相连的音节中某个音节发音突出的现象,它出现在句子中,也出现在某些语言的单词中”^{[3]p66}。同一句法结构,重音移动的位置不同,语调的高低抑扬轻重的变化就不同,表达的意思也就不一样。重音反映了“句法——语用”结构的表达重点,即焦点。如果未能确定诵读的重音所在,就无法确定它的确切意义。于是,在言语运用中可能会导致不虞现象的发生。例如:

①要出租汽车的快登记。(伍铁平《普通语言学概要》)

例句中,重音音节位置不确定,因此句义不单纯,是模棱两可的。如果把诵读的重音放在“出租”上,则“出租汽车”是个述宾结构,意思是说“谁想把(自己的)汽车出租给他人用,要快点登记”;如果把诵读的重音放在“汽车”上,则“出租汽车”是个定中结构,意思是说“谁想要(乘坐)这种计程收费的小汽车,快点登记”。

如图所示:

序号	重音	意义
1	要出租汽车的快登记	想把汽车出租给他人用的,快点登记
2	要出租汽车的快登记	要(乘坐)这种计程收费的小汽车快登记

②最好生一个。(1979年历画《最好生一个,最多生两个》)

例句中,由于不能确定诵读重音之所在,因此是个歧义结构。如果把“一”字作为诵读的重音,意思就是号召人们节育少生,“只生一个最好,不要多生了”;如果把“生”字作为诵读的重音,意思就是劝说人们要生,“还是生那么一个,不要一个也不生”。

如图所示:

序号	重音	意义
1	最好生一个	只生一个最好,不要生得太多
2	最好生一个	最好还是生那么一个,不要一个也不生

③两个人就一辆车。(石安石《语义论》)

例句中,标注重音所在的位置不同,句子意义

就大不相同。如果将“两个人”作为诵读重音,那么强调车很多,意思说“车很多,两个人乘一辆车出发”;如果将“一辆车”作为诵读重音,那么强调车很少,意思说“车很少,两个人才配发一辆车”。

如图所示:

序号	重音	意义
1	两个人就一辆车	两个人就能乘坐一辆车
2	两个人就一辆车	两个人才配发(乘坐)一辆车

④你别喝了。(石安石《语义论》)

例句中,由于重音音节不确定,所以强调说话人的情绪和要求的侧重点就不明确,导致语义不明晰。如果将“别”字重读,那就强调“吃饱就好了,已经喝得够多的了”;如果将“喝”字重读,则强调“不要再喝了,留着还有别的用处”。

如图所示:

序号	重音	意义
1	你别喝了	你不要再喝了,已经够多的了
2	你别喝了	你不要再喝了,留着还有其他用处

因此,在言语运用中,尤其是在书面交际中,要注意重音移动的位置,非常关注重音的强调语义、修辞语篇、表达情感的作用。否则,将有可能因焦点或强调重点辨识不清,影响语用信息的传达和会话含义的解读,从而导致不虞现象的发生。

三、停顿位置导致不虞

停顿,即“音联”,是指“语句或词语之间声音上的间歇。”^{[4]p147}它不仅能够表现语言的音乐美,而且还是结构层次的重要标志,直接影响人们对语义的理解。句法结构中,停顿的位置不同,所表达的语义就不相同。如果不能明晓语音停顿的暗示,就不能准确地理解话语的意义。相应地,在言语交流中就可能会导致不虞现象的发生。例如:

①小点心盒子。(石安石《语义论》)

例句中,“小”是形容词,“点心”、“盒子”是名词。“小”与“点心”、“盒子”都可以建立语义联系,因此,这个语音段落存在两个可能停顿的位置。第一种,顿在“小”后面,意思是“装点心的小盒子”;第二种,顿在“点心”后面,意思是“装小点心的盒子”。停顿的位置不同,表达的意义就不同。如图所示:

I. 小 // 点心 盒子	II. 小 点心 // 盒子
定 _中_	_定_ _中_
定 _中_	_定_ _中_

②台湾语言研究。(石安石《语义论》)

例句中,“台湾”、“语言”、“研究”都是名词,三者隐含着两种潜在的语义联系脉络。第一种,停在

“台湾”后面,意思是“台湾地区所进行的语言研究,不只限于研究台湾语言”;第二种,停在“语言”后面,意思是“对台湾语言如台湾闽南语、各种高山语等的研究,研究者不限于台湾地区”。不同的停顿位置,切分出不同的逻辑层次,因而形成不同的语义理解。如图所示:

I. 台湾//语言研究 II. 台湾语言//研究
 |__定__|__中__| |__定__|__中__|
 |__定__|__中__| |__定__|__中__|

③ 没有得奖的演员。(石安石《语义论》)

例句中,“没有”是动词,“得奖”是动词短语,“的”是结构助词,“演员”是名词。四者组合起来后符合句法,但语音停顿制约着语义,停顿点不同,句义就不同。第一种,顿在“的”字后面,意思说“某个或者某些演员没有得奖”;第二种,顿在“没有”后面,意思说“没有演员得奖”。停顿点不同,句法关系则不同(偏正或述宾),传达的语义信息就不同。如图所示:

I. 没有得奖的//演员 II. 没有//得奖的演员
__定__	__中__		__动__	__宾__
__动__	__宾__		__定__	__中__
__动__	__宾__		__动__	__宾__

④ 坑害了自己的父亲。(吴为善《节奏停顿与语义理解》)

例句中,“坑害”是动词,“了”是动态助词,“自己”是名词,“的”是结构助词,“父亲”是名词。它们组合符合句法要求,但由于停顿点两可,在语义联系上存在“多元”,是一个典型的组合式偏正结构包孕一个松散的动宾结构。第一种,顿在“了”的后面,是个动宾结构,意思是“把自己父亲给坑害了”;第二种,顿在“的”字后面,是组合式偏正结构,意思是“父亲把他自己给坑害了”。如图所示:

I. 坑害了//自己的父亲 II. 坑害了自己的//父亲
 |__动__|__宾__| |__定__|__中__|
 |__中__|__补__|__定__|__中__| |__动__|__宾__||__中__|__补__|

因此,在言语交往中,尤其是在书面交流中,要注重停顿的顿点,十分关注停顿的把握结构层次、识别结构关系、制约语义理解的作用。否则,将有可能因停顿位置不确定,歧异了说话人话语传达的意义,造成听话人语义理解上的偏差。

四、声调不等以致不虞

声调,即是“字调”,指整个音节的音高的平、升、曲、降等变化形式。不同的变化形式,就表示了不同的语素的意义,因此声调也具有区别意义、区

分词性的作用。如果忽略了声调(调值、调类)对句法结构、逻辑语义、修辞语用的标示意义,那么,在言语交往中可能会导致不虞现象的发生。例如:

① 干!(石安石《语义论》)

例句中的“干”字,是个多音字,有两种声调。第一种,读为阴平“gān”,作动词,意思是:“(来,我们一起)干杯!”;第二种,读为去声“gàn”,也作动词,意思是:“(走),去干(活、架等)”。声调不同,意义就不相同。

如图所示:

序号	声调	意义
1	干(gān)	(来,我们一起)干杯
2	干(gàn)	(走),去干(活、架等)

② 这个女孩好说话。(程东真、王玲娟《现代汉语不虞现象成因分析》)

例句中的“好”字,也是个多音字,有两种声调。第一种,读为上声“hǎo”,作形容词,意思是:“这个姑娘比较随和,很容易说话”;第二种,读为去声“hào”,作动词,意思是:“这个姑娘喜欢说话、爱好说话”。声调不同,词性、意义都不相同。

如图所示:

序号	声调	意义
1	这个女孩好(hǎo)说话	这个女孩比较随和,很容易说话
2	这个女孩好(hào)说话	这个女孩喜欢说话、爱好说话

③ 翻译作品。(范晓《论语言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制约关系》)

例句由“fān”、“yì”、“zuò”、“pǐn”等四个音节组合而成。在组合过程中,由于语流音变的作用,语音连读要变调,声调变化的不同会导致语义理解的不同。第一种,读作“fān yì zuò pǐn”,这里“翻译”就用作了动词,作谓语,句义是“翻译一下(这些)作品”;第二种,读作“fān yì zuò pǐn”,这里“翻译”就用作了名词,作定语,句义是“(这是)翻译作品”。

如图所示:

序号	声调	意义
1	翻(fān)译(yì)作(zuò)品(pǐn)	翻译一下(这些)作品
2	翻(fān)译(yì)作(zuò)品(pǐn)	(这是)翻译作品

④ 谁还要炸薯条?(伍铁平《普通语言学概要》)

例句由“shuí”、“hǎi”、“yào”、“zhà”、“shǔ”、“tiáotiáo”等六个音节依次排列而成。由于受到联音音变的影响,音节连读要变调,不同的变调所表达的意义自不相同。第一种,读为“shuí hǎi yào zhà shǔ tiáo”时,“炸薯条”为动宾短语,意思是“哪位还想再炸薯条”;第二种,读为“shuí hǎi

y à o zha sh ŭ ti á o”时,“炸薯条”为名词,意思是“哪位还想吃炸薯条”。

如图所示:

序号	声调	意义
1	谁(shu í)还(hái)要(yào)炸(zhà)薯(shǔ)条(tiáo)	哪位还想再炸薯条
2	谁(shu í)还(hái)要(yào)炸(zhā)薯(shǔ)条(tiáo)	哪位还想吃炸薯条

因此,在言语交流中,尤其是在书面交往中,要强调声调的功能,极其关注声调的区分句法结构、辨识逻辑语义、表达情感修辞的作用。否则,将有可能造成结构叠加、语义混乱、语用失误,从而导致不虞现象的发生。

五、谐音双关导致不虞

谐音,是指“表达者利用词语语音相谐,从某个词语引起暗示和联想,由本体向谐体、相关体及隐蔽谐音的词语转化,也就是将能指的意义转换出新的所指的意义,达到符合语境要求的言语表达目的的修辞方式。”^{[5]b50}词语语音相谐,可以产生独特的表达效果,如含蓄、幽默、生动、新颖等;但也容易引起听、说者之间的误会,导致语用中的不虞现象。例如:

① 北京李荣荣获女子冠军。(《北京晚报》1987-10-24)

例句中,“李荣荣”的“荣”和“荣获”的“荣”,同音同形。在该句法结构中,不能区别开句子意思是“北京李荣荣(人名)得到女子冠军”,还是“北京李荣(人名)荣获了女子冠军”。因此,由于语音谐音的消极影响,导致了语言交际中的障碍。

如图所示:

本体	本体意义	谐体	谐体意义	谐音类别
李荣荣	名词,表人名	荣获	动词,光荣获得	同音同形

② 一甲:历史上这些女豪杰,有文有武,有的当了皇帝,有的当了太后,你说我像皇帝呢,还是像太后呢?

一乙:你是太厚。

一甲:我是什么太后呢?

一乙:你是脸皮太厚。(相声《白骨精现形记》)

例句中,“太厚”的“厚”和“太后”的“后”,同音异形。两者的运用都符合句法和语境,只是它们表达的意义大相径庭。乙方意在强调“甲脸皮真厚,不知羞耻”,而甲方以为乙说“你是太后(官职)”。正是由于词语语音相谐,才造成了意料之外的语言结果,导致了尴尬的局面。

如图所示:

本体	本体意义	谐体	谐体意义	谐音类别
太后	名词,表官职	太厚	短语,非常厚	同音异形

③ —“你猜呢?”

—“识不透?”后面一个年轻人说。

—“这是华达呢。”另一个人说。

—“这叫哗啦呢,”老孙头说:“穿着上山赶套子,碰到树杈,哗啦一声撕破了,不叫哗啦呢叫啥?”(周立波《暴风骤雨》)

例句中,“华达呢”和“哗啦呢”,近音异形,是词语语音相谐影响的。其实,两者讨论的话题就是一种毛料“华达呢”,而老孙头非要来个他认可的称呼“哗啦呢”,并且还做出了一番解释。从而,造成了交际形势上的紧张,导致了语用中的不虞现象。

如图所示:

本体	本体意义	谐体	谐体意义	谐音类别
华达呢	名物词,一种毛料	哗啦呢	象声名物词,一种毛料	近音异形

④ —(都尉)问随从应读何种兵书,随从回答:“最好先读《孙子兵法》。”

—他听了甚为不悦:“我要读孙子兵法?荒唐!为何不要我读老子兵法?”

—随从忙说:“老子的书没谈兵法的。”

—都尉勃然大怒:“既然老子没谈兵法,孙子还谈什么兵法!”(饭牛《老子与孙子》)

例句中,“老子(zì)”与“老子(zǐ)”、“孙子(zì)”与“孙子(zǐ)”,都是近音同形。都尉说的“老子”、“孙子”是指亲属的称谓,而随从说的则是春秋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虽然词形相同,语音谐近,但是各个意义却不相同。若不考察交际背景,补充语境信息,就可能会进一步导致语用上的负面不虞结果。

如图所示:

本体	本体意义	谐体	谐体意义	谐音类别
老子	人名,思想家	老子	亲属称谓,较长辈	近音同形
孙子	人名,思想家	孙子	亲属称谓,较晚辈	近音同形

因此,在言语使用中,尤其是在口语会话中,要留意谐音的运用,倍加关注谐音修辞的良好表现力和感染力的科学使用。否则,将有可能因语音相谐造成词义转移或变换,从而导致语义不明、语用尴尬的不虞后果。

总之,以上分别从轻声、重音、停顿、声调和谐音等五个方面,讨论了由语音因素导致或可能导致的不虞现象。分开说是为了叙述方便,但在实际语言生活中,各个部分经常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只有各个部分恰当地配合,才能准确地传情达意,才能减少语言交际(书面交际和口语交际)中不虞现象的发生,才能努力还原现代汉语使用的一个畅通无阻的新天地。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伍铁平.普通语言学概要(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2]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3]高名凯,石安石.语言学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1979.
 [4]胡裕树.现代汉语(增订本)[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
 [5]李华.应该设立“谐音”修辞格[J]修辞学习,1999(4).
 [6]石安石.语义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7]吴为善.节奏停顿与语义理解[J]汉语学习,1990(6).
 [8]范晓.论语言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制约关系[J]中文自学指导,2007(1).
 [9]陈望道.修辞学发凡[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10]程东真,王玲娟.现代汉语不虞现象成因分析[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3(7).

Analysis of Phonetic Factors of the Eventuality Phenomenon Basing on Modern Chinese Language

CHENG Dong-zhen, WANG Ling-jua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Abstract: In the written language and oral communication, there will be often some unexpected results of language, which contributes to eventuality phenomenon. In the language expression, neutral tone, accent, pause, tone, homophonic and so on, may be the phonetic factors of the eventuality phenomenon basing on modern Chinese language.

Key words: modern Chinese; eventuality phenomenon; phonetic factors

(责任编辑:周锦鹤)

(上接第11页)

- [3]云兴华.汉语语义研究[M].北京教育出版社,2009(4).
 [4]邵敬敏等.汉语语法专题研究(增订本)[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
 [5]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4).
 [6]熊学亮.论吃在“吃+NP”结构中的功能承载量和分辨度[J].外语研究,2009(5).
 [7]郭继懋.谈动宾语义关系分类的性质问题[J].南开学报,1998(6).

Deep Semantic interpretation on “Chi” and “Chi+N(NP)”

CHEN Kai-min

(Chinese department, Kashgar Normal College, Kashgar, Xinjiang 844008)

Abstract: Those objects what verb “Chi” carries are not only becoming more and more complicated in terms of semantic types, but also expanding the specific range they belong t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mantics, this paper want to work a new studying on “Chi” and the structure of “Chi+NP”, by analyzing the conceptual sememe and functional sememe on “Chi” and the tools object, way object, result object and purpose object it carries, we can certify the structure’s composition mechanism in a deeper level of semantics. The reason why some special use cases about structure “Chi+N(NP)” are rational in both Grammar and Pragmatics is that “Chi” coordinate well with “NP” on the level of functional sememe.

Key words: “Chi+NP”; object; conceptual sememe; functional sememe; composition mechanism

(责任编辑:周锦鹤)